

夜读偶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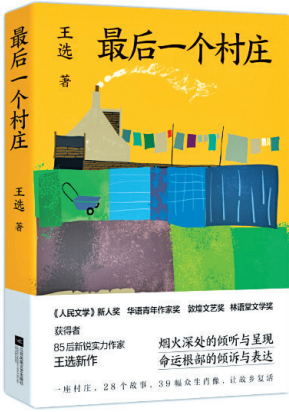
# 镜像中国，乡土表里

读《最后一个乡村》

| 马瑞婧 文 |

《最后一个乡村》是甘肃作家王选的最新散文集，这个书名，很容易让人想到现象级的散文集《一个人的村庄》。虽然它们皆是关涉村庄叙事，但基本指向却大相径庭。刘亮程的作品是沉浸式体验的凝结，借助心灵化和诗意化投射，实现个体的拯救与逍遥。而在王选笔下，麦村28户人家陆续离开，麦村的消失，指向了中国乡土社会从未有过的变动节点，借助回忆的笔触，作家希望提供的是一个纪实样本，并以此作为镜像，呈现乡土的表里。

《最后一个村庄》是由麦村村民的逐次离开为线索展开的，每章节中前面的山歌民谣，构成了故事的题头，同时也在细节处，关联着发生在章节主人公身上的故事。例如“粉红衫儿青丝帕”的民歌是麦村人情感的表露。故事中海明娃是擅长打山歌的一个男人，山歌里寄托着他细腻的心思和对妹妹心底的喜欢。追求妹妹的时候会唱“你是谁家的女娃子，两肩吊着长头发”，想念妹妹的时候会唱“心里话儿千千万，多咋给你能说完？”后面追求妹妹而不得的时候便“人有几个十七八，花儿能开几次花”？山歌成为这个有着含蓄心思的男人表达心情的出口，人物的表达自然而不造作。“一个字，一条箭”中社火节民歌是麦村人习俗的展现，山歌之中记录着先人的生活经验，农人则根据时令耕种劳作，休养生息。“骑马要骑花点点”中童谣山歌保留了麦村孩子的成长痕迹。故事从作者记忆中



听过唱过的童谣开始，将刻在西秦岭中的童年故事全唱了出来。西北山歌民谣为作品添加了独属于西部的风格和色彩，是组成作家心中麦村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

除了山歌，作品中细节的描写也鲜明真实。作者塑造出的麦村，小到野菊花、浆水面、洋芋窖，大到冲塌崖的白雨、射兽村人的复仇和麦村几代人的生老病死，都让人感觉身临其境。作者用平朴细致的语言，刻画麦村的劳作、耕作的农具，麦村的生老病死，以及占卜与医疗、西秦岭气候下生长的花草与动物。所有这些，都是作者用细腻的感官描写呈现给读者一个真实的麦村。当故事中麦村人一个接一个地离去，故事外的读者也获取了一块又一块的麦村拼图，最终拼凑成作者画下的麦村肖像。

不同于部分作家协会会选择城乡变迁间出现的问题探讨人的发展，王选

更着力于怀着纯粹的情感与深切的依恋，记录乡村，在笔下重建一个麦村。故乡的概念，往往是从离开故乡之后才有了切实的感受和意义。王选自己也意识到故乡的离去，在作品后记中提道：“故乡，是回不去的地方。”言语间流露出无尽怅然。现实中麦村的邻居渐渐杳无音讯，村庄也早在“拆除空心房”政策下化为平地。曾经的邻里琐事、植被牲畜，都被王选储存在作品中。他一边创造着文字的麦村，一边也记录着现实中麦村的消逝，在麦村离开西秦岭大地之后，王选才是村庄最后一个离去的人。他理解自己再回不去这片土地，便用文字为麦村作碑，留存下心中有真实温度的故乡。

王选用写作的方式，重建自己的故乡，在最后的的故事中用近乎魔幻的方式，塑造了突然梦游的赵平，他在梦里一次又一次走遍村庄，近乎癫狂地寻找着每一户已经离开的人家，直至妻子莫名失踪，他才放弃留守村庄走上了寻妻之路。不带有刻意美化和规避问题的创作，带读者自然而然进入思考。王选以一个作家的眼光思考故乡来路和未来，“最后一个村庄”更多地成为了一份纪念与启示。

在这部书中，王选难掩自己内心深处对村庄的怀恋与思念。这些浓烈的乡愁，让读者动容。

《最后一个村庄》，王选 著，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1年6月出版，定价：49元

上架新书

《跑步集》  
李敬泽著  
花城出版社 68元



《跑步集》是评论家李敬泽的评论文集，收录了作者近两年来关于文学艺术的各类评论、序跋、随笔和对话，文章中既有中国文学艺术前沿问题的探讨，有中外当代重要作家的评述，也有对近年来文学现象的细致剖析，见解独特，文采斐然。

《为思想寻找词语》  
李德南著  
作家出版社 68元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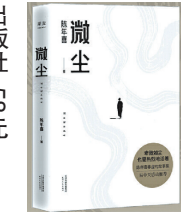
这是一部充分表现出李德南作为学者的真诚和学术创见的论文集，以厚重而坚实的词语为地标，绘制出一幅极富个人色彩的文学地图。他凭借独特的问题意识和开放的学术视野，打破哲学与文学、中国与世界、纯文学与大众文艺之间的壁垒，一再对沉默的理论知识进行激活，以此敏锐地把握住文学现场的直接经验。

《重读20世纪中国小说》  
许子东著  
上海三联书店 178元



这是来自学者许子东的“20世纪小说课”。从1902年梁启超《新中国未来记》的“神预言”开始，一直到2006年刘慈欣的科幻小说《三体》为止，作品以编年体为顺序，以文本阅读为中心，重新梳理20世纪中国小说的关键线索。

《微尘》  
陈年喜著  
果麦文化·天津人民出版社 68元



作品以非虚构的方式书写了一群平凡而朴素的劳动者的故事。他们是爆破工、运石工、乡村木匠、农夫、农妇、小作坊老板……而作家自己的故事，贯穿始终：在地下五千米开山炸石，记录命运的爆裂和寂静。

百草园书店提供

品书录

# 读书，一次又一次的相遇

读黄文佳《择一小镇，过散漫生活》

| 徐斌 文 |

常听人说，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，可以增长见识和才干。这话自然是对的。不过，在我看来，读书与行路不是并列的关系，而是互补的关系。当今社会，书是读不完的，路也是走不完的，但是读书可以弥补行走的不足，所谓“秀才不出门，能知天下事”；行走也可弥补读书的不足，即看到书上读不到的东西，悟到书上没有的东西。

我读黄文佳的散文集《择一小镇，过散漫生活》，看到她在澳洲南部阿德莱德市维特港镇的种种惬意生活，觉得她就是用行走的方式在读书。而我每读过一行，每翻过一页，仿佛是在用眼睛行走，用手指行走，用大脑行走。我在此书中看到很多新鲜的事物，或者说与很多新鲜的事物相遇，并由此产生许多美好快乐的联想。

这本书由30篇散文组成，表现的是作者的日常生活。但看题目，就令人心仪、向往。比如《让我们去看云》《漫漫长路，始于足下》《慢慢划，就能划完整条墨累河》《冬季到维特港来看鲸》。看云其实是很容易的事，可我们有多少人有多少时间看云呢。每周一次徒步活动也非难事，可很多人坚持不下来。划船、看鲸，可算维特港的特有项目，然

而即使置身此处，是不是都能做到呢。

又比如《袋鼠肉的味道》《一东一西，不一样的烟火》《写一封信，慢递给你》《与画有约》《音乐不能停》《想把我唱给你听》《物尽其用，淘宝乐趣多》等等，或写异域风情，或写国内风俗，每篇都是娓娓道来，像车窗掠过过的奇异风景，像平静海面上的耀眼波光。我第一次知道袋鼠肉可以吃，虽然我开始可能不忍吃它；第一次知道卖饺子居然限时限量供应，而且还要领证；第一次知道几乎家家都挂着画，第一次知道很多协会只几个人。

我每读完一篇文章时，总会稍停下来，啜一口绿茶，望一眼窗外，感觉那些文字，像茶叶浮在水中，像云飘在空中，阅读的快意轻盈可触。我还会想一想作者的年龄相貌，想一想她做事时的神态举止。她应该是很美丽的吧，圆圆脸，浅浅的酒窝，长长的头发，扎着一根或者两根很长的辫子，有时也任其像春天的柳条飘扬。她应该是安静的，像轻微的海风吹动树叶，像翠绿的鸟儿婉转歌唱；又是活泼的，像袋鼠缩起前腿一跳一跳，像大海波涛汹涌，掀起一层层浪，激起一层层沫。

我有一位高中同学在阿德莱德修

汽车。我很想问问他是否认识黄文佳。这是一个多么美的名字啊，黄皮肤，斯斯文文，佳呢，就是怎么看怎么好，像听一首歌，看一幅画。本书序言作者周华诚先生是见过她的，我想请他验证一下我的想法。总之，我感觉她就是追求自由的人，一个会享受生活的人，即追求慢生活的人。她像一阵轻风，吹进我的心中，荡起涟漪，引起共鸣。

黄文佳在自序中写道：“所谓的慢生活不是无聊懈怠，而是把心安住在每一个当下，气定神闲地去做每一件事。吃饭的时候吃饭，扫地的时候扫地。还本自具足的人生一个清明，自得自洽地活在当下。”这何尝不是我们的追求呢。我喜欢唱歌、骑车、种菜、散步、打鼓、钓鱼、艾灸、吹口琴、吹葫芦丝。我曾经想编一本书，书名叫做《一个人的好天气》。黄文佳在自序中还说：“我在阿德莱德家中厨房的小餐桌上写下人生下半场的三个艺术愿望：学会一种乐器，学会画画，出一本书。”现在她的愿望都实现了。我希望我的愿望也能实现。

《择一小镇，过散漫生活》，黄文佳 著，文汇出版社2021年9月出版，定价：52元